

葡萄藤

Grapevine
2021年12月第201期



愛自己，愛他人，愛生命裡一切需要愛的事物，不要任何理由。哪怕生命微小到只是一根細小的燈芯，燃燒了，就能照亮自己，也能照亮他人。甚至，你還可以嘗試去照亮一個世界。 — 聖德肋撒修女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ii 主編小語

◆ 陳美卿

神長的話

1 每天中午安靜簡單的朝拜聖體，
才是生活的真意

◆ 林育明神父

3 感恩與再見

◆ 周 道執事

黑暗中的光

6 黑暗中的光明

◆ 朱修華神父

13 有一種無知叫「想當然」

◆ 輕 舟

信仰談心

18 憶友人 — 衆裡尋祂千百度

◆ 勞開成

21 專訪 — 王大哥、蓋姐

◆ 朱嘉玲

26 談耶穌聖誕節及聖若翰的家鄉

◆ 鄒保祿神父

生活分享

27 遇到「神隊友」

◆ 布 衣

30 一個冬暖的午後公園

◆ 王國元

談書論畫

33 《原罪淺釋》書介

◆ 君 人

36 照射黑暗之地的皓光

◆ 聖心書屋

40 《信任的療癒力》導讀 — 在信任中轉變

◆ 張宏秀

☆ 歡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內為原則 ☆
來稿請寄：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陳美卿

校對：朱嘉玲

網頁：楊漪婷

排版：劉珊珊、王念祖

稿庫管理：劉珊珊

新聞：楊治財

廣告：楊治財

從來沒有想過這風雨飄搖的日子，竟然一下過了將近兩年。猶記去年新冠疫情初始時，人心惶惶的焦慮，歷經了好長一段時間世界的停擺。每天祈求，引頸盼著，疫苗終於開發出來，本以為疫情就要隨著疫苗的開發出現曙光，疫情即將走到隧道的盡頭；然而 Delta 變種又肆虐起來，使得疫情又在美國死灰復燃，讓我從滿懷希望，再次的陷入焦慮與沮喪。在每日的祈禱中，我失望的人性，不斷的問天主，祢在哪裡？！何時才是盡頭？在這麼混濁的時日，我雖然失望猶疑，但天主仍沒有放棄我，帶領我每天緊緊的抓著祂，讓我知道祂是我在黑暗中的光，唯一的盼望。

想到許多人在這樣擺盪的日子裡，可能出現跟我一樣的心情；十月初，當念祖組長要我為這期《葡萄藤》設定主題時，腦中浮現的就是「黑暗中的光」。主題設定之後，主編的責任之一就是親自去邀稿。邀來的本期文章，篇篇是好文，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只介紹兩篇與主題有關的文章，其他請大家抱著開卷有益的心情，去研讀每篇好文。

拜現代科技所賜，有一天居然與久未聯絡的本堂教友輕舟弟兄連絡上，不經意地邀請他寫稿，想不到他居然慷慨地答應，於是〈有一種無知叫「想當然」〉這篇文章就成就了。很喜歡他的這篇文章，文中他的寫作功力和信仰都紮實深入。這篇文章是他經過深刻反省的生命體會；是的，年輕時，很多事我們都會「想當然爾」，且很多大哉問的問題，真如他所言，都是我們在生命中無法以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文中描述媽媽過世的那一段很感人，他在憤怒中質問天主卻隱約聽到的話，即是天主在黑暗中給他的光。另一篇〈黑暗中的光明〉，是我的信仰啟蒙師朱修華神父所寫，他的哲學、神學、國學與內修的底子豐厚，能把所有的學說融會貫通，說得渾然天成，所以每次當主編時總會想到去邀他寫一篇文章。他的這篇以哲學、神學、理性論證來描寫天主的光明，竟讓我讀得淚流滿面，因為我深刻的讀出整篇文章中神父心中隱藏著全然相信天主之光的赤子之心，難道這是天主的默感嗎？召喚出天主在我內心置入的祂的光明，原來我已不再須要再問活著的意義，因為天主創造的光明，在我的生命中活著。文章結尾以德肋撒姆姆的那一段話鼓勵我們在光明中活著，很是感人。

最後，祝福大家遠離病毒，闔家平安，健康順遂！

每天中午安靜簡單的朝拜聖體， 才是生活的真意

林育明神父

到了這個年紀，我忽然可以看淡許多事情。祈禱是保護自己靈魂的最好方法。「時時靠著聖神，以各種祈求和哀禱祈禱；且要醒寤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就算身在困頓中，若是因信德而活，天主的能力仍要你在軟弱中，顯出那真是無與倫比的大能！達拉斯耶穌聖心堂是安靜的環境，可以安靜的朝拜主耶穌的聖體。年紀到了，哪怕是所有的餘生，也要在這清寂的流年裡，鋪排所有的歡喜和想念。

人生原本沒有那麼多的煩惱和憂傷，只要你願意，一束陽光也可生成眼眸中的美好。日子微溫，人心有暖，一點點小確幸、小清喜，都是凡塵裡的幸福，最樸素、美好的模樣。成全的美是心底的熱愛。你心裡有美好，你眼中才會有景緻。

同樣，成全的愛，從來不該只是世俗之愛的本身，更是你心底的認可和接納。心中有良善慈悲，人間才有大愛。若以愛與美好鋪排一世光陰，你的心裡，要常有感恩，深情和包容。不計較、亦不委屈自己，只願柔軟與風骨相融相諧。

所有的感情都應該是柔軟的，而不應該像是鋒利的雙刃劍，傷己又傷人。愛的時候好好相愛，不愛的時候輕輕放手。不要痛苦，不要傷害，更不要黯然神傷的去懷念。一直相信，任何一個人無論失去了誰，都還可以一如既往的活著。與其悲悲切切的緬懷過往，不如將其遺忘更加輕省。一個能好好愛自己的人，才更值得別人來深愛。

人本來就是相對獨立的個體，所做之事、所說之話，不過是隨著自己的心意而行。這世上，原本就有很多東西，不是為了讓別人懂而存在的，「我愛故我在」，是任何一種事物得以那麼強勢存在的理由。所以，你我都無需強求，除己之外的人可以懂我，於是那個「能懂」才顯得那麼珍貴。

年近七十了，我不需違背自己的本意，只要自然而然的舒展著自己的枝葉，率性而為就好。誠實坦白，活成自己的模樣，而不是為了取悅於誰，

是每一個人該有的勇氣。不要計較是非，亦無須糾結一些得失，因為坦然，生活便又多出一份快樂和從容。

去喜歡清清爽爽的颜色，去擁有乾乾淨淨的情意，不熱烈、不濃郁，一寸的距離，是呼吸的自由。微溫未滿的一點不足，可以用來懷想，可以當做期待。所有的感情，所有的念想，將滿未滿時，才更讓人憐惜。不窒息、不囚禁，淡淡為安，或許才是愛的生路。

老，不是世故，只是看透了世態炎涼。一嗔一笑，便在年增月長裡漸漸且輕且淡。人生不長，不要自己給自己找彆扭，不再費盡心機去喜歡一個人，綢繆一件事。終於明白，安安靜靜，簡簡單單才是生活的真意。親愛的耶穌教導我這樣平安的過著晚年的生活。



特此感謝本期收到的捐款：

| | |
|------------|-------|
| 陳媽媽(高淑卿姊妹) | \$100 |
| 許媽媽(王瑞昌姊妹) | \$100 |
| 鄭懿興姊妹 | \$300 |
| 方蕙姊妹 | \$100 |
| 方薇姊妹 | \$100 |



感恩與再見

周道執事

感恩是感謝天主所賜之恩，再見是在天主的祝福下，有機會再次相見。

大家好，在9月30日下午去教區執事避靜臨出發前一個小時，收到教區執事部門負責人來電話，說主教已經宣佈將我從耶穌聖心堂調派到納匝肋聖家堂服務，9月30日結束耶穌聖心堂職務，10月1日到新堂上任，正式派令也已經寄出，下個星期應該會收到，相關的電郵也寄給本堂主任，新堂主任，和我三個人。這下可好，這一次四天三夜的大避靜可有得祈禱了。

星期六一大早，我又收到一封執事部門負責人給兩位堂區主任，CC.給我的的電郵說：在正式派令郵寄到達以前，請堂區主任不要對外公佈這項人事命令。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等到10月6日收到了主教的正式派令之後，才開始向大家告別。

雖然教區宣佈調派的命令非常匆促，但是天主安排的事情真的非常簡單平順。原本每一個主日我都會在彌撒後到幾位教友家裡探訪並且給他們送聖體，這一次因為避靜的原因，在這個星期以前我就已經託付聖母軍，請他們幫忙接下星期天到教友家裡送聖體的這份工作。另外，前幾個星期到醫院的探訪，病人的陪伴，臨終前的祈禱，亡者的喪葬安排，未亡人的安慰等等，一件接著一件有條不紊的在我身邊發生，也都讓

With gratitude I write to each of you a farewell in hope of meeting again.

O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30th, one hour before my departure to the Deacon's Retreat, I received a call from the Deacon Director saying that the bishop had transferred me from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to the Holy Family of Nazareth effective October 1, 2021. The official hardcopy has been sent and should arrive within the week. This information was also sent in an email to the two pastors and myself. In God's perfect timing, I was able to dedicate the next 4 days of my Deacon retreat to pray over this information.

Due to an e-mail sent the following day to the pastors and copied I requested that this information remain confidential until the arrival of the formal letter from the Bishop, I was unable to give my farewell in person. I apologize as there was some confusion.

However, I have enclosed my farewell that I asked to be shared upon finding out that my new duties at Holy Family

我在避靜以前能夠盡心盡力的告一段落。因此這一次匆忙的人事變動，沒有影響到我為聖心堂的服務，對我而言這是奇蹟，為此真是衷心的感謝天主。

畢竟三十多年來從零開始的這個教堂，我與我的家人有幸親身參與了她的誕生與成長，情感上難免會有不捨。然而，就我太太在耶穌聖心堂負責語言文化教育多年和我女兒負責青少年宗教教育 DRE 的職責而言，這是她們在服務的事工上，自己對天主召叫的回應，目前應該不會有變化。因此雖然我去別的堂口服務，但有需要時，他們也還是會在耶穌聖心堂。更何況我們並沒有搬家，想到以後還是會有很多與大家見面的機會，這樣感恩與祝福的心情就立即取代心裡的不捨，願天主永受讚美。

因為每個週末已經展開在新堂的服務，因此我無法在主日天回到聖心堂跟大家道別。如果您沒有看到過 2021 年 10 月 6 日我寫給兩位牧民諮議委員 CC. 給本堂神父的一封信，也沒聽到他們在彌撒後的宣佈，在這裡藉著《葡萄藤》一角，我再一次的分享給大家，作為我感恩與再見的心意。

讓我們一起定睛注視仰望著天主，給予彼此滿滿的祝福，也讓我們彼此代禱，同聲感謝天主，讚美天主。

願好天主降福大家。

天主保佑。

周執事

began immediately upon my return from my retreat resulting in my inability to return to Sunday Mass at Sacred Heart.

God is good and perfect in His timing as arrangements in my duties had already been made due to my Deacon retreat which then allowed for a simple and smooth transition. Therefore, this hasty personnel change did not affect my service to the Sacred Heart Church at all. For this, I really thank Go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My family and I are blessed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acred Heart Parish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ecause my wife and daughter continue their call to serve Sacred Heart's Chinese classes and CCD, I believe there will still be many opportunities to meet with everyone in the future. In thinking of this, I am overwhelmed with gratitude and may God be praised forever.

Let us look up to God together, bless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May good God bless you all,
Deacon George Chou

致牧民諮議委員的信 Email to Pastoral Council and cc to Fr Lin: (10/6/2021)

親愛的紹曾，立予，您們好：

今天收到教區的來信，我新的任命終於確定。遵照教區先前的指示，現在我可以寫這封信給您們了。

感謝您們前兩天打電話來邀請我參加送別的聚會，您們的心意讓我感動；但是因為新冠疫情還在繼續，並且相對的嚴重，不適合公開的聚會，我想我就寫下這一封信，向大家致謝與道別，希望諮議會能代為轉達。

從參與我們教堂的第一台彌撒開始，過去 36 年來跟各位學到很多，我會非常的珍惜，我也相信，這個我們所愛的團體，只要大家決意跟隨耶穌基督的教導，一定會繼續結出美善的果實。我會不斷地為大家祈禱。

我已經跟這裡的本堂神父談過話，也見過這邊眾多的職員們，這個星期我的新工作立即展開，我相信您們為我的祈禱，會幫助我有一個很好的開始，謝謝。

願好天主祝福大家。

周執事

Dear George, Liyu, peace to you:

Today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Bishop Burns with my new assignment confirmed and effectiv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previous diocesan instruction to delay any announcement before receiving a hardcopy, I am now able to write this letter to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a farewell party. I am moved by your kindness. But because the pandemic is still ongoing it is best to forgo public gatherings. I am therefore writing this letter to thank you and say goodbye to the community. I hope that the pastoral council can convey my message to the community:

Since attending the very first mass at our church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many of you in the past 36 years. I will cherish it very much. I also believe that this group we all love, as long as everyone is determined to follow Jesus's teaching, will continue to bear good fruits. I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everyone.

I have talked with the pastor of the new church and have also met many staff members. With my new assignment starting immediately I am sure your prayers will help me to have a good start.

Thanks.

May our good God bless all of us.

Dcn. George

黑暗中的光明



朱修華神父

人，從啟蒙就被教導學習黑暗中的光明。在成長的過程中，漸漸地受到衝擊，從好友、喜歡的偶像、親愛的父母、敬重的長上…到自己身上，像是發覺了一個秘密：人和他所說的光明是有距離的，好難承受。「真理必勝」像是沒有的事，光明也似乎沒有戰勝黑暗，倒是善良無辜的人成了罪犯，到處都有。這些誤解和真相真有大白的一天嗎？我們認知的世界全是騙局？殺人放火積陰功，造橋鋪路活該死！？有些衝擊太大，就自我了斷以明志，以表對現世、老天的不公。人在困難黑暗中，要如何懷著光明向前走，怕還是會被犧牲，被遺忘了…。所以走向光明之路的，也不見得在光明中，多的是成了麥田中多樣的莠子（參瑪 13:25-30）。這些莠子不是沒有試著各種管道，找證明來排除猶疑：已有的光明在過去的歷史都看得到？往後的光明，也總有正直的人會寫進歷史？但已知的歸已知，對未來是另一回事。這就是尚未達到體悟真理光明與勝利的火候。

這火候是要經千錘百鍊的領會，領會來前仍有隨波逐流的，有獨善其身的，有憤世嫉俗的…真是令人惋惜。經上有言：將用簸箕揚盡自己的禾場，將麥粒收入穀倉，用不滅的火焚燒糠秕（參瑪 3:12）。另一處也說聖潔神國的窄門走的人不多。當然，這些被收入穀倉的麥粒就是歷史中我們看到的人物，他們大義凜然，泰然自若，有的祥和平靜，有的在各種無路可逃的情境中被折磨打殘，在火裡、在水裡、在十字架上、在刀劍（箭）下、在猛獸的牙槽中、在槍口下。有幸這會是我們現在或不久要來的挑戰？啊！

能走進歷史成為別人學習的榜樣，多少都很值得，有鼓勵性的，但總會想到被遺忘的可能。這是說有點不甘心，全然的放下與交託還是不徹底。這單門要是落在邪惡之人的手拿捏著，遭怕的心也就更難接受這條窄路了。這就是那些真正偉人的火候處，他們心甘被遺忘了。

我想他們是人也會怕的，之所以不怕，是因為他們洞見了人不是不能被寄望的，但更該寄望的是那永生者，因永生者是每個人的永生者，造物者豈能忘了祂手中的作品？經上說，別人能忘，天主也忘不了你啊！（參依 49:14-16）頭髮都一一數過，天主怎麼會忘了你呢？（瑪 10:30，路 12:7）沒忘記，就出手來救啊！？天主的謀略從開天闢地，直到今世的終結，多少前因後果，大小鉅細彌遺地穿插著，祂創造的工程是有多浩繁，豈是夏蟲可語冰乎哉！再說，祂道成肉身來到人間是為誰啊！？祂的死已是保證，還能拿什麼作保證呢？別無保證！經上說人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保證，耶穌只能拿祂自己的死來保證，因耶穌是神，沒有比神大的，祂也是以「何苦要這樣死呢」來起誓，來慢慢讓人領悟。領悟什麼呢？接受現實的不理想，但對人、對生命、對神依然有信心，依然懷有美好的希望，走向理想的未來。雖然我們只是天主手中的「棋子」，改變不了什麼，但這一切都是盡心盡力下的「食材」，好天主一定會給我們擺出生命的滿漢全席，迎接人們入席上座。能這樣想這樣行，這樣心內心外都會是光明。上主的話，基督的行，就是人眼前、腳前，生命黑暗中的光明。

人和光明怎麼會有距離呢？因人在為自己溫飽牟利的過程中各顯神通。溫飽牟利之餘，會浮出心安與否的問題。我們所獲得的心安嗎？手段有問題嗎？人無法在食物鏈中，容許大言不慚地率獸食人，這獲得的途徑，在還想追求精神上滿足的人，自然是要迴避遮掩的。路有凍死骨的、受委屈的自然也要申冤，討回生存的權利。由是，衝突升起於個人隱密的良心，升起於社稷層層的結構中。這衝突的解決仍是一個安不安，手段問題。不想擁有天上精神生活的人，想的是如何排除不安；已有的人，想的是如何找到安心的基礎。想排除不安的，若不信神，且能無所不用其極地以正道來待人處事的，從歷史來看，少的太多太多了。多的是正直善良的弱勢者，受到不公不義，非人的待遇。此時，為平息紛爭，有信仰和沒信仰的人的表現是良窳立見的，是裝不出來的，演戲可以，但演時的心境是大不相同地！有信仰的人也會尋找出路，但絕不恐慌，甚至他們不是放棄尋找而是信靠神，尤其當他們知道這是神召叫他們回天家的一條路時，心靈總是有

主的。他們不求免去，而是求勿退怯之恩，真怕的是怕痛不過，所以就算求，求的也是熬得過的恩典！

警世良言總是叫我們要知足常樂，但那不知足的人，總要用各種歪理；不行，就殘暴，再不能遂其願，便要兇殺。不是善良的人就該讓，就該死。當依法行事也不見得可獲得公平正義，尤其碰上沆瀣一氣的邪惡者，更是神明何在？怎麼，連神明也袖手旁觀，還允許慘事發生？當然，修行者會習慣地反省一下，是否也該承擔一時好奇、一時興貪或過於自信，小看帶來的險境？真的就沒有無緣無故，善良到被人坑殺的無辜者？當然，有！被屠戮的猶太人不是嗎？既然有，戰勝前的光明在哪兒？戰勝後的光明也光明不回那些無辜者？所有的提問答案都無解、無語。這些存在的吶喊、控訴都是存在主義所要探討的。幽深的窄門，黑得夠暗了吧！？

生命的體會來到這，才是黑暗中的光明所要畫龍點睛的地方。經上有言，義人有如煉爐中的黃金（參智 3:5-6，詠 149:7-8，拉 3:3），比經過火煉而易消失的黃金更有價值（伯前 1:7）。無神的存在主義沒路可走，以為這是個非理性的世界，活著本身既是荒謬，無意義。不是約伯式的吶喊、控訴是不能帶來有益的，只能帶來無益的懲罰，明知沒有答案卻還要做個善人，賣力地活著，真是吳剛伐桂？歐坎說了，多的無益不必多。有神的存在主義雖被譏為找藉口活下去，但不這樣也沒更好的路子。的確！但重點是機會，這是所有生物沒有的，牠們不會吶喊、控訴。人在黑暗的洪流裡總沒有消沉，常懷希望（這也是得諾貝爾文學獎有無乾貨的地方），冀望都在造物者之蹟中的終極 YES，中庸不也說了，君子居易以俟命。「俟命」當然等的都是實在的希望和光明。這理由神雖然沒告訴我們，但祂已讓我們知道祂的愛（參考聖歌 “He hath not promised”：祂未曾允許花兒常開，未曾允許天色常藍，但祂允諾祂的慈愛常在。詩者的故事，是個得道的受苦者，不求康復的奇蹟，但有主恩夠用，足矣！真可媲美格後 12:9 中的聖保祿。這歌有中文口味的曲調，似乎是在《頌恩》這本子裡找得到）。

人不是要知道理由才要活，才能活，而是有愛就可以活。當然這個「活」不是塑膠花，而是活得像神那樣有味，有愛心，對人有信心，尤其是在至暗時刻才顯出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是與禽獸的分界點，顯出神之肖像的光輝，顯出人性可稱揚讚頌的理由，顯出人精神上可貴的真義。也正是這樣，在乎理由但一時找不到理由的信仰者，還是會接受一個不完美的人的

世界，積極地活著，不是苟活，而是用愛活著，靠著信心活著。這愛與信心也是光明的家族，他們也能有意識地更關懷那些受難者，且努力地藉著各種方式，有效地在減少這類的「不幸」。多的有益不怕多。題外話，要是不交待理由，就沒有存活的意願和價值是個合理的說法，接著給出了理由，就能止問了嗎？就滿意了嗎？天使叛變都有理由，立意為反對而反對的人怎不會又有其他沒完沒了的詰問？再說，如果所有生物也能這樣問的話呢？那會是個沒法想像的世界！我想，沒這個世界，也沒人，也沒我想…。

許多文章在探討證明人類有過的文明，有過的毀滅。毀滅後的反省與文明發展頂峰帶來的腐敗邪惡，似乎在歷史中交替著，好了傷疤忘了痛，似乎如今又來到了毀滅的邊緣。在亞特蘭提斯、諾厄時代一定也有許多人，像是滴水難挽洪流一樣難保心存善良，明哲保身，多的是無殼的烏龜。文明的發展無可厚非，非的是，總不把心性修養當成主軸，自然也就不講倫理道德，這情況總在對神的敬仰上，每況愈下時潰堤，泛濫起來。變生的欲望與自私是文明腐敗邪惡的根源，像是基因貫穿著人類的歷史。

文明不是罪過，而是人心怎樣發展，用了文明。這些科技物質上的菁英，沒有把人引回神，卻引到了對人自身，對物質，對科技的崇拜和認同。沒有神，只有他們和所謂的文明炫耀掩蓋著人性的黑暗面。文明是沒有神的文明，是欲望與自私的膨脹，無限上綱，又沒有底線的文明。人不要神，不要高尚的心靈，卻又要有感，那就只剩所有的邪惡了。人心理的結構，到此不把這些當成神來看，又怎能對得起自己的邪惡，符合心裡的平衡呢？為證明自己是對的，又只能落到更腐敗與邪惡的惡性循環中，直到永火的來臨。來臨的過程，舞台上永遠是那黑白顛倒，積非成是下，善良正直無辜者的慘劇，尤其是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演出。看得真想把信仰，把神給丟到一邊去。單這樣也對，表示憤怒，又有何用？

唉！看錯天主的用意，是人不加深思常有的現象。憤怒只是人的反應之一，對天主允許的發生，人常忘了還有其他的選項。越是黑暗，星光越是明亮，經上也說經由窄門進入天國的不多，但絕對是行家。耶穌也勸誡人要純潔如鴿，機警如蛇（瑪 10:16-23），這是在走投還有路時用的，吃虧受虐的和平鴿還多的是，卻也養肥了不少鼠蛇之輩，增添其滅亡的氣燄。這些無辜者就算有人記念，也不能減輕一點臨刑的極痛與無助，真理喚不

回的孤寂誰受？但世間萬物都在昭告一個真理，走過必留下痕跡，所以昭雪之日必要來臨，因為萬物都是庭上的見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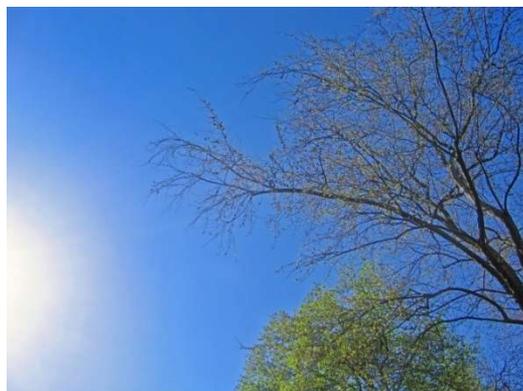
屍骨無存又被遺忘的小人物，也不用難過，經上說「雅各伯蟲豸啊！以色列蛆蟲啊」，就說是這類苦人兒，又說，「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在一起」、「我絕不放棄你」（參依 41:9-14, 43:3-5）。其中 43:4 說「你在我的眼中是寶貴的，是貴重的…所以我拿別人交換了你，拿別的民族交換了你的性命」（小心，可別又懂錯了重點），這些都是希伯來思想描述的手法，鼓舞安慰著人靈。看錯重點的人，會以為是在愚民、灌迷湯，但若是，那文天祥的〈正氣歌〉，岳飛的〈滿江紅〉，方孝儒的被滅十族，牽連 873 人的命都可以是膺品、迷湯。之所以不是，是各種不同理念的「信實」在向他們那些深信天理、天主的人昭示著永恆光明，「信實」怎能不被相應的需求所吸引呢？人無限的心，無限善的願望，怎能沒有無限的信實和光明來對應呢！？除此之外的意願都有，怎麼就偏偏這美善的意願獨無？古今中外，怎麼就你蓋的房子沒門、沒窗、沒屋頂！還熱賣，賺翻了！？沒這個道理的，永遠！

更有甚者，他們不是靠著能被人所紀念、頌揚的歷史來面對選擇，也不是隔著一層信仰的薄紗來勇往直前；他們是在生活中的光明裡，在光明中生活著的。這種世人眼中的絕境是機會，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時候到了，可展現的時候到來了，他們用人難解的，但謙卑的話語來「感恩，承受」，哪有空閒還想到「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辭？」（明袁崇煥詩，受凌遲 3543 刀而死），遺不遺忘的事不足論也。這些勇於受爐火、生活的錘煉者，已身在光明中；世道黑暗為他們並不朦朧漆黑，也無死蔭之幽谷（詠 23:4）的行程。他們回歸天家時，不是為受安慰、擦乾眼淚（參默 21:4），而是以勝利者的英姿，走過盛大榮耀的歡迎宴中。

這些聖賢固然照耀史冊，相信還有很多遺漏之珠，他們不在乎身後事，因為他們學習體會到的源頭也是個光明的天。老天把人造得如此深意，也是料到他日遭逢黑暗的絕路時，希望人別像禽獸只顧著地面，也別指望人間，要會謙卑地抬起頭來仰望青天。看王陽明之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他坎坷的一生在天理的體悟下，光明成了他整個生命的主要內容。這並不是說他沒有過失，而是坦蕩，不憚改。如此坦蕩，光明磊落，生死一也，教

林中人不也個個希冀如此？所以有沒有認出光明的本身是主、是神，為神來說不是一個障礙，用信仰的語言來說，他們都是無名的基督徒啊！

說來有明顯信仰的聖人、聖女多如繁星，數不勝數，如舊約裡的亞巴郎、諾厄、約伯、蘇撒納…新約時代的宗徒們、鬥獸場上的信仰勇士、聖女貞德、英王亨利八世處死的好友多默穆安、為貞潔而死的瑪麗葛瑞迪、求得痲瘋病獻身的達彌盎、各種慘不忍睹的殉道者、指示奉獻之路，卻又一路被拒於門外的平信徒修女傑瑪、拉斯維津集中營替人求死的國柏神父、62年後才得封聖的傅天娜修女…他們更是亦步亦趨地領悟了主耶穌的犧牲與大愛：祂沒一句怨言，只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裡」，這裡面的信與光明是要有多大的等號啊！真可說在神的光明中才見光明（參晨禱對經一，詠 36:10）。耶穌的行實固然偉大，但在祂身上那看不見的天主的慈愛，叫人有信靠、安慰、鼓舞與希望才是同等重要。不然，右盜又怎能得道？福音中，眼殘的巴爾提買求恩說，「老師，請叫我看見」，不是看見了才是恩典，而是急需時，求不得仍然看得見神的慈愛、光輝，才是更深更滿的恩典。耶穌在苦難中捨棄了自己的生之欲，卻沒有捨棄放在天父手中永恆慈愛的信任，這就是信的根本和圓滿。



堅持正直善良的勝利不是賭贏的，而是天命有常擺著的。那「擺著」本身就是贏。「贏」如長虹，在世間又叫她是信德，也叫看見。天主的勝利綿延不絕不斷；「光明擺著」的真理本在看見與看不見的恆有中，但人都只看見那看得見的，忘了使那能看得見的光明。當世界黑暗到伸手不見五指時，你的心更不要與它一同黑暗，反要向內看你信心升起的光明，因沒有光明就沒有黑暗。只有黑暗就不會有光明，沒有誰會在乎想知道黑暗是個什麼東西。當人有這樣的信守時，光明就在逐漸增大；信守有多大，光明就有多大。天主是無限信守的，所以祂的光明也是無限的，沒有一點黑暗。沒了天主的心靈怎麼會有真實的光明呢？任何事沒有光照，又怎能明呢？經上說天主就是這光（若 1:5, 8:12），黑暗為祂仍然光亮（詠 139:12）。

指時，你的心更不要與它一同黑暗，反要向內看你信心升起的光明，因沒有光明就沒有黑暗。只有黑暗就不會有光明，沒有誰會在乎想知道黑暗是個什麼東西。當人有這樣的信守時，光明就在逐漸增大；信守有多大，光明就有多大。天主是無限信守的，所以祂的光明也是無限的，沒有一點黑暗。沒了天主的心靈怎麼會有真實的光明呢？任何事沒有光照，又怎能明呢？經上說天主就是這光（若 1:5, 8:12），黑暗為祂仍然光亮（詠 139:12）。

我們既是光明之子，就是內外活在神光中，本就與神同在，邪惡之人又將奈我何（參詠 27:1）。這兒沒有憂傷、痛苦、殘暴、路絕…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的新天新地，聖城就是天主，羔羊就是明燈。（參默 7:17，21:4）

因此在生活遭遇任何黑暗的籠罩時，縱使親人與世界都擯棄了你，政治的盟友、信仰的師父也都反了水，而且這還是上主「允許」發生在你身上的，人還是要如是信靠祂，因今天這樣「生」（經苦難而成全）了你的那一位，也必要恩待你超過人能想不通的「光榮」（參希 5:1-6），因為祂就是「不易」之主、公義慈悲之主、你的「父親」、也是眾生之父、以色列的父親、耶穌基督的父啊！不是不這樣說，人才能有活下去、撐下去的力量，而是確實如此。因為不如此，那就是黑暗與邪惡當道，以黑暗為真理了。若真如此，那也不必勸人忍耐、心懷光明，而是要勸人更加橫行、兇殘、邪惡。明顯的是，絕對普遍極致的兇殘邪惡就沒人了！沒人，這一定不會是個真理的。

讓你的心像萬物一樣向著陽光向著你的造物主，萬物都不覺丟臉，你是誰呀！竟愛黑暗勝於光明！？「不管怎樣，總是要…」這是印度德肋撒姆姆一條簡單的道路，然一路光明照耀，照耀著天上人間。最後我們也來沐浴並生活其中吧：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不管怎樣，總是愛他們；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盡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不管怎樣，總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誠實與坦率使你易受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誠實與坦率；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不管怎樣，總是要建設；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幫助；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會被踢掉牙齒，不管怎樣，總是要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



2021/10/5 寫於石碇

有一種無知叫「想當然」 輕舟

「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

—卡繆，《瘟疫》（又名《鼠疫》）

我從懂事起就知道一個事實，那就是人終究是要死的，但從來就沒相信過它會發生，更不用說感覺到死亡會距離自己是如此地近。

兩年前從工作崗位上退休，退休的決定並沒有讓自己掙扎許久，但在作出這決定之前，卻用了不少的日子在日夜盤算著，自己退休後該如何度過盼望多年的養老生活？其中最讓我興奮的部分莫過於可以和自己的另一半同遊異國。我已記不清楚有多少次在夢中輾轉反側，神遊去到一輩子都在嚮往的自然風光與歷史古跡中。然而就在 2019 年底，我退休離職後不到半年，COVID 開始在全球蔓延，至今不足兩年的時間裡，已奪走了近五百萬人的生命，僅美國一地，就有超過七十萬人（相當於 Boston 市的居住人口）被這種傳染性極高的超級病毒折磨而死。那些曾在醫院加護病房裡命懸一線而最後存活下來的感染患者更是不計其數。我相信這些死裡逃生的人都心裡明白，自己一生都免不了會有與病魔戰鬥的機會，然而有多少人會預料到自己會因與這樣微小的病毒爭搶一絲絲的氧氣而虛脫昏迷呢？難道這些人都是我們眼中的惡人？難道這個面臨死亡的經歷是他們罪有應得嗎？

世間發生的事，人往往是不能完全理解的。為何善人常有惡報，惡人常有善報？為何有人一生享盡榮華富貴、子孫滿堂，但有人卻一生貧窮潦倒、孤老而終？一位推心置腹的閨蜜怎麼會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自己的叛徒呢？美國與伊斯蘭恐怖組織的仇恨已導致數以萬計無辜百姓在戰爭與襲擊中喪生，這又是為什麼？這一連串問號都有答案嗎？我不確定，但我看到的是人或者依據自己的慣性思維而默認接受所發生的的一切，或是為了找尋「理所當然」的答案而疲於奔命，而更可悲的是許多人因為接受了這些「答案」而感到焦慮、惶恐，甚至產生了對生命的絕望。

在疫情開始不久，我曾為自己精心策劃的退休生活被打亂而迷惘不已。四十年前隻身到美國留學，畢業後為養家糊口而辛苦打拼，總企盼著有這麼一天能找回為自己而活的感覺。我絕不否認人為了生存與生活，奮鬥是有價值的，然而人更應追求生命的價值，畢竟「人不只為餅而活」吧？誰

知突如其來的 COVID 攪亂了所有人的計畫，日益增加的病例、此起彼落的封城、無休無止的謠言、人心終日惶惶，這一切讓日子一下子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和危機感。然而，多年從事風險管理工作的我，竟從未規劃過另一種退休生活模式，更沒預料到會有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 COVID 病毒肆虐。我頓時不知所措，更讓我憂心忡忡的是這樣咄咄逼人的疫情不知會延續多久。

就在全世界各地政府都在想方設法隔離人員進出之際，在臺灣的家母不幸過世。我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沒把 93 歲高齡的母親安排入退休後的生活計畫中，因為我從來相信母親「當然」會一直在我身邊。近年她因意外跌倒，經歷了數次骨裂，已無法站立。我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安排時間，買張機票，飛三個小時，也就一定能到她的懷抱中。在臺灣的嚴控疫情措施之下，我返台奔喪必須先在酒店集中隔離兩週。家人在我返台前，已著手籌備母親的葬禮，日期正好選在我隔離期間。我需要提出特別的申請，方能獲得外出兩個小時的許可。所以，我在儀式的中途就必須離場，返回隔離酒店。我在世上最親的人走了，竟然無法陪她老人家走完最後一程，這又是我何曾預料到的？在我的「想當然」生命中，這種場景是根本不存在的。回到酒店後，痛哭之餘，內心的迷惘已為憤怒所取代，我問天主，「你讓世人受到這個傳染病的打擊肯定有你的理由，但我做了什麼？你竟然要用這種方式對待我！」我一遍一遍地哭喊質問，得到的卻是一片死寂。夜深了，人也倦了，懵懵中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對我說，「你憑什麼問我這些問題？快去睡吧！」。

往後幾天，在酒店隔離獨居的日子讓我的心情逐漸恢復平靜，但我聽到的這句話卻在腦海中久久徘徊不去。我自問，「難道天主已經回應了我的質疑？祂是不是在暗示我，祂的旨意不是一個化學反應式或數學公式？」天主所行的事，我們是無法推導回去的，不是看到水，就斷定是氧和氫分子的化合物。記得三十多年前，美國有一部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節目「Cosby Show」（中譯《天才老爹》），劇中他有個常喜歡自作聰明的獨子，有一天他三番兩次的質問父親為何在家裡設立這麼多在他看來完全沒必要的規矩，而且要孩子嚴格遵守？老爹只回答了一句話，「因為這是我說的！」（Because I say so.）言下之意：我是父親，你是兒子，你信任我就好，現在你還不配問我這些問題。同樣的情況不是也在天主和人之間不斷地發

生嗎？我們在向天主要求一個答案而不得的時候，不也常常去尋找自以為「理所當然」的答案，最後卻陷入一個永遠解不開的死結之中。

一連好些天在我腦中忽隱忽現的另一個影子是聖經舊約《約伯傳》裡的約伯，書中撒旦為了試探約伯的信仰，讓他遭受精神與肉體的折磨，他不僅承受下來了這雙重創痛，甚至還告誡他滿腹牢騷的妻子，人既然接受天主的恩惠，就不能不接受災禍，然而，令他煎熬難忍的是這些折磨降臨到他身上的不明原因。約伯問天，天不應，進而轉向友人求助，仍沒有得到讓他滿意的答案。後來，天主藉著旋風的形象發言，要約伯好好看看祂所造的大地神工和奇妙萬物，他能看得懂哪一樣？歸根究底，天主的答覆竟是約伯不配與祂辯論，不應來質問祂受苦的緣由，同時祂也斥責了約伯友人的「想當然」謬論。約伯最終為他這種「想當然」的無知向天主認錯懺悔，天主也原諒了他。我恍然大悟，或許我不該以自己的無知去揣度天主的計畫，甚至歸罪於祂而自以為有理。正如卡繆在《瘟疫》中描寫那座被鼠疫感染的城市所說的：「這裡的市民所犯的過錯，並不比別處的人更多些，只不過是他們忘了應該虛心一些罷了，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著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我們在天主面前，實在太不「虛心」了，總是天真地以為世上有些事永遠不可能發生或有些人（包括我們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孰不知在天主的眼中，任何人或物都是可有可無的，祂在六日內造成了天地萬物，轉瞬之間就能讓其消失。

「想當然」使我們走了不少彎路，也常帶我們誤入歧途，但犯錯讓我們學習並成長，活得愈來愈像個有真正「生命」的人。若亞當與厄娃沒有違背天主的誡命，你我如今還生活在伊甸園裡，你能想像得出會是怎麼樣的情景嗎？天主造了人，但沒有造出「完人」，祂要人不僅有血有肉，還要有心有靈，祂要造的是自己能作抉擇的人，願意人在受苦中接近祂。天主怎麼進行這偉大的工程呢？祂在伊甸園內造了這麼多生命樹，偏偏在園子的中央就放了一棵不准人摸也不准人吃其果子的「知善惡樹」，亞當和厄娃卻選擇了相信蛇的話，受到了誘惑，吃了禁樹上的果子，結果是被天主逐出了伊甸園。從此，天主讓人在世間陷入無休止的抉擇、犯錯、懺悔…死亡的輪迴當中。在這過程中，我彷彿看到天主在一旁暗暗自忖：「人的自以為是才是我給他們最重的懲罰。」仔細想想，人一生為「自以為是」的抉擇所付出的代價還真不算少。

婚姻的終結不就是人因為這種無知付出的最大代價嗎？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時，除了自然風光，最讓我感動的莫過於看到耄耋之年的白髮夫妻手挽手信步而行，我常忍不住趁他們不留意時，拍幾張他們的背影。好多人說，夫妻兩人只要堅信能一輩子在一起，他們就會一輩子在一起，我反



而認為這種想法可能會讓雙方疏於發現暴風雨來臨前的徵兆。世上哪對戀人在婚前不是愛得死去活來？他們堅信白頭偕老是理所當然，視勞燕分飛為天方夜譚。他們相信一旦開始了兩人的婚姻生活，就「當然」再也不需要情人節的鮮花、生日的祝福、咖啡店的約會、互別時的親吻、雨中依偎的散步；一旦有了孩子，「當然」認為孩子會把兩人緊緊鎖在一起。我們



不也常把婚前與婚後關係的改變視為理所當然嗎？夫妻不知彼此珍惜，忘記了耐心、溝通、尊敬、妥協。記得有位神父曾告訴我，「婚前兩人往往是面對面看著對方，我的世界就是你，你的世界就是我。婚後夫妻應該要往外朝同一個方向看，建立一個有相似價值觀的世界。」對於價值觀沒有共識的夫妻，婚姻關係肯定是虛有其表，承受不起大風大浪衝擊的。我有時在與友人閒談中，聽到友人說自己平時在外為工作疲於奔命，回家後另一半還不時埋怨他。我心想：「在婚姻之路上行走，需要如履薄冰，千萬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對方永遠是你的，下些許功夫呵護這份愛情與親情，換得一個一生對你不捨不棄的人，難道不值得嗎？」

每當我目睹白髮蒼蒼的老夫婦能彼此扶持、默默而行，我更相信婚姻的持續不是命中註定的，雙方的付出必然是巨大的，而回報也是豐厚的。

世界的邪惡不會因一個人的行善而減一分，世界的美好也不會因一個人的作惡而少一分。天主的榮耀不會因人的詛咒抱怨而褪色。天主的計畫完全在祂掌握中，由不得我們妄加評斷，因為我們沒有祂的智慧。那麼，如何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呢？在聖經裡，天主已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敬畏上主，就是智慧；遠離邪惡，就是明智。」（約 28:28）人有了智慧，並不意味找到了通往永恆福樂的捷徑，因為天主給了我們太多可選的途徑，人卻不選擇最容易走的途徑。有些路雖然曲折繞彎，我們摸索前行最終還是可以到達。有些路途險惡，我們身心俱疲後，及時選擇了回頭重新再來。有些路卻把我們領進萬劫不復的黑暗深淵裡。人受苦時，不一定是天主特別厭惡他/她；人享福時，也不見得是天主特別寵愛他/她。若天主能以苦難來考驗我們，又何嘗不能以安逸來試探我們呢？我們常說教友應「全心、全靈、全意」侍奉天主，這是多麼艱巨的任務啊！僅僅是缺少「全心」所要求的虛心，就讓我們吃盡了苦頭而不自知。

人年輕時，除了自己願意相信的事，總認為凡事皆無可能，在年輕人的世界裡，這種「理所當然」的愚昧無知不知導致了多少人間悲劇與悔恨。當人漸漸成熟長大，繁華歷盡，回首滄桑，忽然明白了凡事都有可能，自己只需選擇一個起點，一路走下去，有人陪伴就好，不必多語，有主同行更好，不必多問。

輕舟，撰於 2021 年 10 月

後記：我因工作之故，多年前離開美國，現在客居中國大陸。今逢《葡萄藤》主編美卿來信約稿，不憚久已生疏的文字，提筆作短文一篇，主要向久未見面的主內兄弟姐妹問安。此外，當下疫情方興未艾，今年年初又遭家母過世之痛，在悲傷與焦慮的煎熬中有感而發，倉促寫成此文，恐有上下不暢之處，各位在流覽之際若有霧裡觀花之感，懇請包涵。主佑平安。

憶友人 — 衆裡尋祂千百度

勞開成

這是張四十年前的舊照，確切的日期已記不得了，應該是 1979 年底或 1980 年初；因為單校長是 1979 年 11 月 15 日公佈膺選為花蓮教區主教，而就任於 1980 年 2 月 14 日。

校長在徐滙時對學生態度和藹且關懷備至，他不是那種親和力極強，能和同學打成一片的師長，但只要你願意接近他，就能感受到他嚴肅外表下的溫暖和赤心。徐滙同學多活潑而刁鑽，經歷了朱天健校長的開明領導方式後，又能很快的接受單校長截然不同的風格，應該歸功於他修務聖德、敬主愛人的具體表現，才讓同學們很快的領會到而能完全接受。

這張照片是知道了他榮任牧職後，徐滙在台北的校友們臨時召集了一個餐會的合照，記得那是在東區頂好商圈附近，離光啟社不遠的餐廳；席間十分熱鬧，除了祝賀校長晉牧之外，話題多圍繞在社會百態，因為在座同學多服務於傳播界，只記得校長當天話語不多，僅以微笑回應；四十年前的我們，初入社會意氣風發，在諸大報社各領風騷，言語中的不敬與出格，校長都寬宥了。



照片中，前排左起，劉其筠（聯合報駐美特派員）、馮毓麟（米勒啤酒台灣代理）、單校長、張湘君（嘉麟女友）、陸嘉麟（中國時報編輯）、朱

立熙（中國時報、華視副總），後排左起，李耀（導演、製作人）、張子禎（製作人、公關顧問）、勞開成、鄭德龍（旅遊公司負責人、日本通）、蔡萍舟（公司負責人）、秦台華（連鎖企業負責人）、鄭家隆（公司負責人）。

一張舊照片勾起了許多回憶，老想著過去，談著過去；校長已經回到天上的父家，同學中也有的安息主懷。臉書每年定時都會刊出這張照片，緬懷神長的風範，回憶年少時的友伴，歷歷在目，不勝神往。

台北市四月份的天氣帶着點微涼，萬大路玫瑰聖母堂裡佈滿了素色的花圈，殯葬彌撒已經開始了，旁邊光仁小學的操場上傳來陣陣運動會的歡聲；我在讀經檯上正讀著《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六章：「所以，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我們相信也要與祂同生」的章節，抬頭望著靜躺在祭台前相知相識逾五十年的老友，思緒回到了那年輕遙遠的年代。

我和家隆相識於徐滙校園，其後又同為聖心基督生活團成員，他於八零年代來美就學，畢業後在紐約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就回臺灣協助經營家族事業。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每次回臺總是要聚在一起把酒暢談竟夜，這期間他經歷了換腎手術、經濟衰退、痛失幼妹和母親，但在信德中都走過來了，怎奈卻沒能挺過癌細胞的侵襲；幾次到醫院去探訪，他都緊握著基督苦像，最後的那個下午，在台大醫院地下往生室中，他帶走的是串玫瑰唸珠。

兩年前退休之後就給自己定下了功課，每天唸早課、玫瑰經、讀聖經，也一直堅持的做了；直到有一天突然發覺自己不會祈禱了，精確的說應該是離開了經本就不知道該說什麼；或者總是千篇一律，翻來覆去都是那幾句話，自己都覺得煩。趁著回臺灣的機會請好友福慈姊妹介紹了耕莘文教院依納爵靈修中心的胡老師，省視一下自己的問題，尋求解決之道。胡老師瞭解了我的困擾後告訴我問題不在日課經本、不在固定的經文，而出在我的急、貪和煩。祈禱就是和天主的對話、交心。談話的藝術在傾聽、領會並進一步的探詢不是不行，但像個寵壞了的孩子纏著父母要個不停可就煩人了！有誰樂意和一個喋喋不休，求東要西的人談話？

祭台上孫柔遠神父正在講道，卻時不時的被邊上光仁小學傳來的大喇叭聲給擾了。聽得出來神父的聲音有些哽咽，畢竟都是一起長大的朋友，

怎能沒有些傷感呢？教堂內外的氣氛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內裡正在舉行肅穆的彌撒聖祭，感懷一位老友의 離去；而教堂外一群孩子則在展現著青春和活力，盡情的享受著週六上午的陽光和空氣。生命的循環就是這樣，由盛而衰，最終必歸於主，不與基督同死就不得與祂同生，在基督內死去就是光榮復活的旋轉門。

胡老師領著我練習祈禱，由姿態呼吸開始。她慢慢的帶我跟隨她的指導；我說分心了，她說分心就再來過；又分心了，很是懊惱！她說分心就再來過，把思慮放在分不分心上就是最大的分心了。祈禱是用心去聽天主說的話，體會天主的慈愛，感謝天主的救贖恩典。最後她讓我自己試著去感受天主的臨在，用心去聽、去感覺；一會兒之後，我似乎聞到乳香的味道，心中頓時有些忐忑，不知道這是因為住家附近，木柵溝子口堂的桂神父堅持主日彌撒後朝拜聖體，並舉行聖體降福奉香的味道，抑或預示在台大醫院安寧病房的老友很快的就要回到天主的懷抱！對這個疑問，胡老師的答案是「問」，問天主我該怎麼瞭解，不明白再問，這是與主交談的開始！

禮儀公司接走了家隆，我和老友嘯石也離開了醫院，暮春的陽光暖暖的且明亮；相較於台大醫院地下三樓的往生室，總覺得燈光昏暗，再加上不時傳來的哭聲，更是淒涼。走在紅磚人行道上的我們都沒交談，嘯石領著我往徐州路走去，指著一片大樓群說這就是聖母聖心修女會院的舊址，以前的輔導蔡護瑜修女正在西班牙靜養，人事不再，景物全非，正是「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保祿宗徒接著說：「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在基督耶穌內活於天主的人。」小信德的我急於求快求成，竟成了一個言語無味，聒噪不停的俗人，不曾想只要靜下來，主就在左右；當哀傷於一個多年摯友的逝去而忽略了那不可腐壞的超性生命時，我又成了一個庸人。孰不知「眾裡尋祂千百度，暮然回首，上主卻在，燈火闌珊處！」家隆，你雖暫離，只要思念還在，你就不會走遠。

同樣的，我們總是把眼光看著遠方，冀望能尋得天主的道路；有時不妨收回視線，或許會發現主一直就在我們身邊左右，從沒離開。

專訪 — 王大哥、蓋姐

朱嘉玲

從佛羅里達州搬到達拉斯定居 13 年的王大哥和蓋姐，在我們教堂是大家都很敬重的長者。王大哥今年 90 高齡，蓋姐也 80 出頭，而王大哥最令人佩服的是 90 歲還能自己在後院擴建花房、蓋涼亭、鋪水泥磚地面（附圖一 涼亭小憩）。二人也齊力在後院種植蔬果，年年都有好收成，許多教友都分享到他們栽種的有機蔬菜和水果。



（附圖一）涼亭小憩

王大哥在回顧他的一生時，提到他的母親在戰亂時期接觸到天主教會，因為神父修女們的愛心照顧，使他的母親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友，他也因在修女辦的幼稚園受教育而受洗。16 歲那年，內戰時局緊迫，國民黨軍節節敗退，王大哥的父親因曾在國民黨的軍醫院任職院長，他的母親擔心日後會被共產黨迫害，倉促間給了王大哥二十塊袁大頭，囑咐他到上海找一位親戚一起逃離大陸，孰料，陰錯陽差，親戚已先行離去，王大哥只好自己擠上了到台灣的船，孑然一身的他，只得投效海軍以求生存。日後他考進了海軍機械學校學電機，自此奠定了他電機方面的專長。從海軍退役後，他進入輪船公司，擔任大管輪（相當於副輪機長）的職務，數年後偕妻小移民美國。

初來乍到美國時，先暫時委身於中國餐館從基層做起，很快的，王大哥的機械專長就被發掘，一躍成為老闆的四個餐館的機械總監；但是王大哥仍繼續尋找真正能安身立命的工作，為更妥善的安頓妻小。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到國家地理雜誌社（National Geographic）應徵管理維修印刷機器的技術工程師，第二天就開始了他 30 多年的優渥薪資生涯，直到退休。

在王大哥的第一段婚姻中，他育有一兒一女，都事業家庭有成。兒子在大學就讀時，鑑於父親獨自為自家增建兩層樓房（二樓是麻將間，一樓是車庫）的辛勞，邀集同學好友，包括建築系的高才生一起幫忙架設屋頂，當王大哥在一旁納涼，準備享受年輕人的勞動成果時，突然聽到「拿鋸子來！」的吆喝，他驚覺不妙，已精確丈量過的藍圖竟然要遭截肢斷臂手術！這下民間高手必須親自出馬了，經過了現場教學後，眾精英們終於心服口服地放下鋸刀，立地成徒！（附圖二 房屋左邊是自建的兩層樓房）

每一個認識王大哥的人都好奇他 DIY (Do It Yourself) 「自己動手做」的能力是怎麼來的？他總是謙虛的說：「是被逼出來的。」固然這是一部分理由，因為來美後，小自理髮、大至家中漏水問題，事事都要預約等候，十分不便！一方面為了不影響上班工作，另一方面為了節省一些開支，他就開始了不求人的自力救濟生涯。其實，我們也都心裏有數，除了「勤勞」、「興趣」、「智慧」等必備的條件外，他更有「天賦異稟」的恩賜！除了家中的各項木工、水電工、水泥工、裝修改造工（附圖三、四、五 各式自



（附圖二）房屋左邊是自建的兩層樓房

建、水電工、水泥工、裝修改造工（附圖三、四、五 各式自



(附圖三) 各式自製工藝品



(附圖四) 室內改建分隔透空牆

製工藝品)外,他還在家中庭院養雞,他蓋的兩層樓雞舍也是引人駐足的必看景點。雞兒們在主人訓練有素的生活教育下,凡要生蛋的就上二樓安心待產,不疾不徐、井然有序。因為平常有大範圍的休閒場域供牠們遊走活動,心情愉快,所以幾乎每隻雞每天都能生蛋,以報謝主人養育之恩。

八十多歲的王大哥經常出外勤為教會及有急需的教友服務,這位不收任何酬勞的 Handyman,曾與神父一起爬上教堂大門離地約三層樓高的圓頂修漏水;又在蓋姐的首肯下,不惜鉅資的買下了昂貴的器械,給祭台上的神職人員做了精緻美奐的座椅。(附圖六 聖職人員的座椅)(附圖七 琳瑯滿目的工具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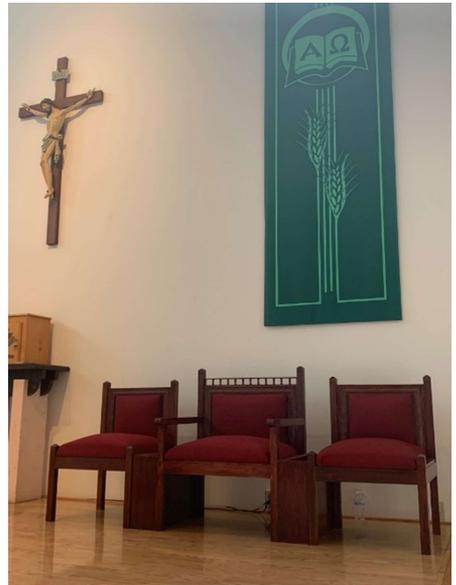
當年,在耳順之後的不數年,王大哥經歷了第一段婚姻的喪妻之痛,其妻(蓋姐的妹妹)在臨終的前一天,指定王大哥續弦的對象為蓋姐。而蓋姐娘家的人也一致同意,為了「肥水不落外人田」!此時的蓋姐,自身已寡居數年,在洛杉磯的《世界日報》工作,由於她氣質優雅、秀外慧中,是一介嫻淑女子,當時已追逐者眾。而王大哥啣妻遺命,在料理完愛妻的喪事,收拾起傷痛的心情後,就從東岸的 DC,飛到了西岸洛杉磯,參與勁逐,終能以寡敵眾,脫穎而出。其後經過雙方子女們的同意,二人譜出了黃昏之戀,終至梅開二度。

承襲自祖籍廣東的母親廚藝，及生長於香港講究美食環境的蓋姐，是公認的烹飪大師，無論大宴小酌，色香味俱全，餐後甜品也一手包辦，烘焙手藝，使往訪者無不齒頰留香，滿足感破表！日常生活中，二人分工合作得天衣無縫。王大哥供給蓋姐的豈止是能遮風擋雨的小屋，而是與時俱進，時時翻新的溫馨雅室。蓋姐則日日灑掃庭除，在窗明几淨的室內，餐餐以菜圃田園的收成，點綴著餐桌上的另類可口佳餚，照顧老伴的胃，使他老當益壯！



(附圖五) 各式自製工藝品

2019年，我們堂區辦了一次澳洲紐西蘭的遊輪旅遊活動，對於王大哥而言，年輕時代在海上漂泊的經驗已足，這項活動並不會吸引他；然而蓋姐卻渴望和教友們一同實現她處女航的梦想，王大哥體查上意，決心以愛相隨，這為同遊者帶來了許多豐富有趣的回憶。在這趟航行期間，遭到一次不平穩的浪濤考驗，雖然之前旅客已全數從甲板返回艙中，然而在艙內聽到頂層甲板上物件的碰撞滾動聲仍令人心驚不已。在經過艙間走道步行回房時，那困難度讓我想起五十多年前在台灣的那次大地震，轟隆隆的聲音由遠而近，霎時間屋搖地動，室內的人本能的要衝出戶外，奈何眼前的門卻咫尺天涯，我們的身體被左甩右拋…；這次在遊輪上，當晚本應盛妝赴宴的，卻被大浪搖得食欲盡失，只有昏昏沉沉的抓緊床沿躺在床，一



(附圖六) 聖職人員的座椅

信仰談心

邊提醒耶穌我們大概要喪亡了，一邊緊張得幾乎作嘔。劫後餘生的次日，我們聽說前一天晚上餐廳的餐具摔破了不少，能照常進食的旅客也寥寥無幾。這段深印我們腦海中的小插曲，比起王大哥以往的海上歷險，卻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原來他曾在破了一個大洞的船上，奮勇領軍，用床墊和大量水泥堵住洞口，把沉船的危機化解，立了大功！

蓋姐的第一段婚姻育有二子一女，現散居於美加二地，各個都是家庭美滿，事業有成，如今蓋姐已是四代之家的大家長了，天主的恩賜所以源源不絕，實在是因為蓋姐對天主的忠信所致。疫情爆發的前數年，蓋姐在教堂的聖母軍善會中，一



(附圖七) 琳瑯滿目的工具房

直是一位忠貞勇往直前的團員，在祈禱與探訪工作中，她的虔敬專注堪為團員們的表率，她對受訪者的愛心關注，展現出聖母媽媽的慈愛容顏。長年以來，我們在靈性上因著她的美善表樣，也得到耳濡目染的薰陶。如今，二老雖然享受著退休生活，蓋姐的祈禱卻絲毫沒有鬆懈，王大哥非常尊重蓋姐的祈禱時程，從不干預打擾。雖然他以玩笑般的口吻說蓋姐祈禱太多，每天都祈禱，每次都要一、兩個小時…似有微詞；然而他自己不也是持續的以行動為教會的需要供獻心力，擔任救火隊長嗎？他自稱沒有蓋姐虔誠，但是看人心的天主在審判之日，一定會以愛的多少施行賞報。

聲如洪鐘的王大哥勉勵我們在步入老年時應注意「生活要規律，能吃就盡量吃，但要盡量活動。」我們則祈求天主賜福王大哥和蓋姐：「相隨相伴相依偎；養身養心養天年」！

談耶穌聖誕節及聖若翰的家鄉

鄒保祿神父

談耶穌聖誕節

按亞歷山大的格來孟的報導，耶穌聖誕節在公元四世紀末才普遍慶祝。最早提到 12 月 25 日這個日子，是在非羅加利央日曆，即在公元 336 年。此日子本是紀念太陽的日子，教會以耶穌誕生日取代之，不久便從羅馬傳到東方。

在東方，人們在元月六日慶祝主顯節，這為東方教會是重要的日子。但到了四世紀末，才把聖誕節拉上關係，尤其是在敘利亞。到了五世紀中期，除了耶路撒冷將聖誕節保留在元月六日外，其他教會都採納西方教會的做法。四世紀至六世紀的基督性體的爭論，更使人們重視慶祝聖誕節。

在西方教會，這一天有三台彌撒：即子夜、黎明和天明三台，此乃象徵基督三種的誕生：永生於天主聖父、生於瑪利亞之童貞、和奧秘地生於信友們的心靈中。

到了十九世紀的英國，因為人們把德國康索王子的聖誕樹輸入英國，以及查理狄更斯（1812-70）的名曲「聖誕歌」（A Christmas Carol），使聖誕節的氣氛更加隆重。

如果從公元 336 年開始慶祝耶穌聖誕節的話，今年已是 1685 年了。

最後，祝各位聖誕、新年快樂！

談聖若翰的家鄉

當聖母得知她的表姐依撒伯爾懷孕後，就急忙衝向山區，去探訪她的表姐。此鎮離耶路撒冷不很遠，大約離耶路撒冷城西南部十九里路。

此地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因為是他們的祖先亞巴郎和撒辣，依撒格和黎貝加，雅各伯和肋阿的基地。此地方也是天主與依撒格立盟約，及成立割損禮的地點。

猶太人佔有此地，這也是亞巴郎最先到了此地點，同時也是達味王加冕的地點，由此可見若翰的誕生地點是他祖先們所安排的重要地點。



遇到神隊友



布衣

A 跟我講了一個真實故事。女孩甲坐在公車上滑手機，上來一個男人坐在她左邊。他把手上的外套一抖後蓋上自己的大腿，一部分也蓋上了女孩的左大腿，她起初不以為意；可是後來感覺到外套下有一隻手游移到她大腿上，來去撫摸。她不動聲色，發了一則簡訊給坐在她右邊同行的朋友，女孩乙。簡訊如下：「他在摸我大腿，照下取證，叫妳對面男孩和司機說，開到警察局。」女孩乙不動聲色的站起身，給站在她面前的陌生男孩耳邊丟了一句話：「有色狼，告訴司機。」男孩不動聲色，若無其事的雙腿開始往車前端走去，女孩乙站到了男孩原來的位罝，把手機調到照像功能。兩個女孩用眼神肯定了彼此都準備好後，女孩甲刷的一下掀掉外套，女孩乙瞬間捕捉到那隻放在美腿上的鹹豬手。男人知道不妙了，立即拉了下車鈴，匆匆往前車門走去，然而車子卻過站不停。他急切的跟司機說：「下車！下車！」司機沒理他。又是一站過站不停，男人開始猛力拉門，企圖脫身，車門打不開。車子就這樣一路開到警察局。因為證據會說話，他被手銬上腕，繩之以法。真是大快人心！

A 說：「妳不覺得現在的孩子很能幹嗎？卻常被罵草莓族。若是妳我碰到這種事，會處理的這麼棒嗎？」我知道，若我還是年輕女子，我會敢怒而不敢言的隱忍，然後起身離開，一肚子鳥氣；憤恨他得逞了，卻沒受到懲罰。若是現在這種大媽年紀，極可能是當場理智斷線，少了年輕時的害羞而大聲嚷嚷：「你摸我大腿幹什麼？」然而，這種情緒凌駕在理智之上

的反應，必是引起鹹豬手即刻縮回，人渣還會虧我一句：「臭美！誰要摸妳啊？」對我做二度傷害。由於我提不出證據，所以極可能會落入 he say she say 的羅生門，最後他得意洋洋地逃過法律制裁。的確，當今太多的年輕人比當年的我能幹多了。這不僅僅是他們有手機，我年輕時沒有的問題，這裡面需有很多元素彼此相扣相呼應才能完成。

首先，女孩甲夠沉著。只要妳是女性都能體會，當那隻不懷好意的手摸上妳時，是什麼感受！？全身湧上來的感覺必是憤怒、害怕、難堪和極度的不舒服。那種感覺絕不是男女禮貌性握手、擁抱的感覺，絕不是男性朋友輕拍一下妳的肩膀，要和你打個招呼的感覺。造物主在我們全身上下裝滿自我保護的雷達和感應器，配合上智力、教育幫助我們做判斷，女性只需一秒鐘就能感知這觸摸帶著怎樣的意圖。寫到這裡，想到一個女牧師的分享。女牧師每個主日做完禮拜後會在教會門口送別教友，有人愛握手別，有人愛擁抱別。根據多次經驗，她已非常清楚有幾位男教友的擁抱意圖不良。（相信我，女人會知道！）這種事是很難處理的，要怎麼跟對方說呢？！最終，她還是想到了一個法子。後來，每當她看見「黑名單」朝她走來，在一臂之距時，她就先伸出左手一把按在男人的右肩上，這防止了他再靠近，換言之「休想擁抱別」；然後伸出右手去握住男人的右手，搖擺兩下，掛上招牌笑容，送走「黑名單」。好聰明的女牧師！女孩甲能夠沉著的容忍著憤怒和不適，理智線沒斷的立即腦力爆發，採行最佳策略，真是 IQ 和 EQ 皆高。

女孩乙也真是個好朋友，夠聰明的了解「此時無聲勝有聲」，不要打草驚蛇，默默的去幫忙處理一件突發事件。最上道的是這站在兩女面前的陌生男孩。他突然收到一個陌生人給的指令，能快速從自己的世界抽離，將自己從「狀況外」轉換到「狀況內」，機靈的去合演一齣默劇，以打擊犯罪。是否沉默不出聲在整件事中至關重要，若有人出聲問：「怎麼了？他啊？」然後眼光往那男人一瞄，男人一警覺，「逮住現行犯」的任務可能就泡湯了。司機先生也夠酷，全力配合。雖然現在的司機們在在職訓練時都被訓練到這一領域，都被教導要直奔警局；但碰到那種關我屁事型的，沒有同理心型的，還是有可能大刺刺的成為色狼幫兇，到站停車，讓他逃之夭夭。這整件事中只要出了個「豬隊友」，這場完美的「神救援」就成不了，也給那男人又一次成功經驗，食髓知味的他將再幹這種齷齪事。

我為什麼說「又一次成功經驗」？因為我不相信此人是第一次性騷擾女性。他這種「外套一抖，蓋上大腿」的手法，恐怕已行之多年。他的邪笑和暗爽是建立在多少女人的痛苦上！你不敢相信世上受到不同程度性騷擾的女性有多少！這種事跨越種族、國家、時代；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最小時在讀幼稚園時，小學也有，成年後也有。感謝科技的進步，許多的不公不義都靠人手一支的照相機、錄影機捕捉真相，呈現真相，還原真相。大街小巷的錄影機不知幫執法單位破獲多少案件。只要中規中矩，那些器材不構成對我們的威脅，卻能在打擊犯罪上屢建嘉功。



誠如前文所言，我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比當年的我能幹多了，很多事有概念多了。在我邁入垂垂老矣的現在，認知感知逐年退化的現在，不希望自己成為別人的「豬隊友」的現在，我極需一些「神隊友」的從旁協助，好避免自己「老壞了」。最容易找來的隊友就是我的兩個孩子。隊友不需對我端湯奉茶，早晚請安。媽媽最需要的是，我不懂、不知、不對、不妥當的地方，要對我明說，以免我在無外力刺激下會沉浸在不成熟式的自我感覺良好。雖然她們遠在千里之外，但請益之心不受時空之限制。由於親子之間能常保開放關係，兩個孩子惠我良多。第一次聽到「老壞了」這個詞，是從台灣知名的精神科醫生鄧惠文口中。她所說的「老壞了」不是指生理上，而是指長輩堅持在自己的價值體系內，只認同自己的價值取向，完全不傾聽年輕人，開口閉口都是指責年輕一代一無是處。年輕人碰到這種長輩必是逃之夭夭，於是長輩又怪年輕人不理他們，這種情況在亞洲文化尤其普遍。以致於，很多家庭一直籠罩在一種氛圍下，就是父母期待著子女的道謝，子女則期待著父母的道歉。道謝什麼？謝謝我把你養大很辛苦欸！道歉什麼？道歉你拙劣的親職方式傷害我很多欸！父母子女間一直在等著對方有所「行動」。也許，也許，讓我們一起行動的去彼此道歉、道謝、道愛，在人生真正道別前，努力成為對方的「神隊友」，成就好事，成就美事。

一個冬暖的午後公園

王國元

自從進入老年期及從工作崗位退休後，每天生活中，最縈繫於懷的莫過於孫輩們的一顰一笑，恨不得天天能夠看見及擁抱他們。大女兒嫁了一位洋人，任職機械工程師，育有 2 子，老大 6 歲，老二近 2 歲，住在距離我們家約有 1 小時車程的郊區。女兒嫁給洋人的缺點是，凡事就得按洋規矩來，探望孫子誠同看醫生，得事先約定時間方成。這天突然接到女兒召見的短信：「這個週末沒有安排任何活動，歡迎來探望孫子。」時間約好下午 3 點過後，之前可是他們全家睡午覺的時間，不方便打攪。

大孫子名「卡特」(Carter)，他爹取的名，與前美國花生總統「吉米卡特」同名，是我最不欣賞的一位前任美國總統，在他任內不顧一切與中共建交(1979/1/1)，猶記得當年還是風華正盛之年，遠赴華府參加國民黨籌劃的抗議美國承認中共的示威運動。一種國恨家仇全部栽到卡特總統的身上，心裡老不中意這個名字，出於禮貌，只得擠出滿臉笑容：「好名字。」後來女兒得到女婿同意，孫子中文名冠我的姓氏，還要我替長孫取個中文名字，我猶豫不決了，我不會算生辰八字，更對中文名字筆劃上的總筆數舉棋不定，真怕算壞了，會影響他的一生呢。於是我去繁就簡地直譯：「王卡特」，還遭女兒狠狠批了一頓：「我以為您是詩人兼作家呢！」不滿之情溢於臉上。



老二肯登今年近 2 歲

6 歲的卡特上幼稚園，個兒不高卻聰明無比，每天卻聒噪不休，說出來的話不像幼兒，他愛講：“Nothing personal (沒有惡意)”，常引發大人們的竊笑。他從小被我訓練有素，喜食中國菜，跟老祖父一樣愛喝湯，特別鍾意廣式海鮮魚肚羹。老二肯登今年近 2 歲，是個 3 呎不到的幼童，一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架式，由於混血長得特別可愛，金髮藍眼珠的他，

不同於他哥哥的黑髮褐眼，跑起來，一個小屁股扭動得可愛極了，女兒又告訴我：「他腳穿耐吉的凱利爾文的商標球鞋（Kylie Irving）」，爾文是 NBA 的藍網隊主將（Nets），不巧的是，在眾多的 NBA 球星中，我不特別欣賞他。女兒提議一齊上她家附近的社區公園裡玩，內附設有水泥籃球場、溜滑梯、鐵爬梯、鞦韆及各式樣的兒童遊戲設備。

連續寒凍了好幾天的達拉斯，突然間放晴回暖，一家 6 口徜徉在綠茵的草地公園裡。我們先來到籃球場上，女婿及女兒都能輕而易舉地成功投籃，小卡特投出的球，往往在半空中垂頭喪氣而墜落。他不服氣地一再試投，總是力道不夠。不服氣的還有一位已逾隨心所欲之齡的老祖父，遙想當年也是籃球好手，打過系隊代表，遠投近射皆成，40 年未接觸過籃球的一隻手臂，飽受風濕關節炎的折騰，無法舉得全直，企圖擦板而入，試投了 4、5 次方成功一球，竟然招來一些晚輩的鼓勵掌聲。Mercy! 我是老漢猛提當年勇，以 5 呎 10 吋的身高打中鋒，女兒傳話給女婿，看見他一臉難以置信的神態，我只好補充兩句：「當年大家身材都不夠高，6 呎正的人已屬珍品」，洋女婿勉強微頷。

我與老伴移坐在綠草如茵草坪上的鐵凳，望著女兒一家人的一幅親情圖；洋女婿忙不迭地訓練小卡特玩棒球，他站在約 10 呎多外的距離，頻頻餵球給戴著棒球手套的兒子，大部份球漏接了，偶而接住一球，二老連忙掌聲響起以資鼓勵，有時忘了拍掌，小卡特會洋腔洋調地用中文叫著：「公公，我剛才又接了一球。」我們趕緊又補了些掌聲，女兒則在另一角落裡，忙著將老二的小屁股塞到鞦韆墊上，然後小心翼翼地自後往前搖盪著，那張可愛的洋娃娃臉，也開始學他哥，用中文輕聲叫公公，我的心融化了。

此情此景，不禁回想多年前女兒在佛州上大學時，認識這位來自鄉下的男同學，後來歷經幾番的分分合合，當女兒告訴我，她決定下嫁時，父女間有過一次的感性談話：「爹我知道，你希望我將來能嫁律師、醫生等高薪群，但是我從來就沒碰見合適的，他雖然不 exciting，卻會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我很感動，也樂見其成，當這位洋青年按照禮節，在婚前打電話給老丈人，徵求同意娶女兒為妻，成為女婿時，我也欣然同意。

這一位從出生到上大學時，從未離開地屬美東家鄉的洋女婿，婚前沒上過紐約一次，更遑論出過國，家境並不富裕的他，自幼得靠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人聰明，書唸得頂尖，長相老實，是位單車好手。結婚後隨女兒遷

來德州，利用業餘時間，上社區大學修碩士學分，每科都拿 A。今天老丈人首次有緣親自見證，他們一家人的和樂融融，著實為女兒感到高興，稱許她的選擇是正確的，平凡的生活雖不富裕，卻過得充實幸福，畢竟人生苦短，歲月如梭。

夕陽開始西落，涼風颳起，我們離開那溫馨綠茵的小公園時，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年輕打拼的年代，從來沒有習慣陪伴自己的孩子在公園打球、嬉戲。閒暇時分，自己常與好友打網球或沉迷於麻將桌上，望著洋女婿這一幕居家好男人的形象，自己深感愧疚。在一種補贖的心態下，我決定報名參加孫子們學校的祖父母節，親自到校參與他們的活動，以彌補自己年輕時對子女的虧欠。

我們找了一處購物中心的美食街享用晚餐，我挑了一家專賣客家菜的「客家莊」，女婿望著 (Hakka) 字問我？我告訴他客家族 (Hakka) 有點類似美國的猶太族，少數民族之一，生性節儉，勤奮努力，能吃苦耐勞，非常團結。我們共享了幾道客家名菜：金瓜炒米粉，客家古早麵，客家釀豆腐，客家鹹豬肉，客家薑絲炒大腸... 望著他們吃得開心，我滿意地買單。

小卡特在大人閒聊中，不甘寂寞細聲細氣地插話：

「公公我知道你今年幾歲。」

不待我回答，他一逕報出：「73 歲了」。

我沒好氣地訓誡他：「小孩子隨便問人家年齡是不禮貌的。」

“Nothing personal!” 說著還扮了一個小鬼臉。

開車回家的途中，我心中對這個溫暖的午後，親子公園之旅，內心裡感到溫馨無比。



小卡特持台灣國旗參加世界
文化遺產日遊行



《原罪淺釋》書介 君人

「原罪」對於我這樣一個普通教友來說一直是個「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沉重話題。也因為彷彿發生在遙遠的過去與己何干，偶爾成為我推託責任的藉口：「我們不是都有原罪嗎？不怪我啦！是原祖不夠爭氣。」我曾經和一位朋友討論信仰，她說她喜歡基督信仰的方方面面，但就是對原罪這個概念不能接受，我竟無言以對。我的起點真的比較低。

恰巧查經班今年跨年讀的就是溫保祿神父的《原罪淺釋》。在這 126 頁的書中，溫神父將原罪這個神學概念做了深入淺出的解釋。

溫神父從原罪歷史上的闡釋和為什麼在現今社會上面臨挑戰開始徐徐道來。書中討論了原罪的類型，罪惡的流傳，原罪在我們生活中的表現和如何消除原罪，以及最終以原罪道理和基督信仰和基督徒使命的關係一章為高潮結尾，給讀者們一個全新的思考和視角。整本書讀下來，我常常有茅塞頓開之感。溫神父把原罪這個原來疏離的概念生活化、個人化，讓我瞭解一個基督徒生活如何與原罪息息相關，而且可以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去消弭人類社會原罪的負擔，更多了在生活中積極實踐信仰的鼓勵。希望大家都能找機會來讀讀這本書。

首先溫神父介紹了「通俗的原罪論」，即梵二大公會議之前對原罪的詮釋—「天主賜給人類原祖亞當厄娃聖化和長生的恩寵，但是因為他們偷食禁果犯了罪。此罪因發生於人類歷史的開端而稱為原罪。亞當厄娃和他們的後代也因此而失去了恩寵及完備恩賜。」通俗原罪論中原罪又有「因性

原罪」和「果性原罪」兩面——因性原罪指的是亞當（和厄娃）犯罪行為。果性原罪指的是因他們犯罪而造成恩寵的缺失，是因性原罪的後果。通俗原罪論似乎更強調因性原罪，而且在近代備受爭議，主要出於幾個方面的原因——與自然科學、釋經學、信理歷史和現代人的意識形態相牴觸。如此而來通俗原罪論似乎成了一個死結，甚或成為信仰的障礙。溫神父提醒大家，其實原罪道理在整個基督信仰中只是居於次要地位，但是仍然是不可放棄的一部分，需要對原罪道理重新解釋。這正是此書的宗旨。

溫神父告訴我們不應該把聖經當作史書來讀。《創世紀》中關於原罪故事的闡述，目的是要提醒大家「人與世界因罪惡而敗壞；假若沒有罪，我們的世界和生命必完美多了。」真實的信仰完全不在乎人第一次犯罪的情形，而原罪道理的焦點，集中於「在我們內的原罪」——「果性原罪」。

既然果性原罪是原罪道理的焦點，那就有必要瞭解罪惡流傳的原因。罪惡之所以殃及他人，是因為人人與前人、後人有不可中斷的關係，是因為人類的統一性。不論種族、語言，文化差異，每個人作為地球村的一員都參與人類的歷史。人類共同的空間不僅在物質平面，而連在倫理和宗教信仰平面上，也是人與人之間合一或分離的理由。溫神父舉例指出藉著風俗習慣、不公正的法律對少數民族、婦女、勞工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可能一代傳一代，因此歷史的聯繫往往也是罪惡蔓延的途徑。因為造成人類整體性的原因也是造成罪惡傳播的原因，原罪是藉著自然傳生，而非藉模仿傳給後人。在我們尚未自由決定以前，人已遭受前人罪的遺害；人開始其生命旅程之前已受到此遺害的影響。當那個由於罪惡而腐敗的人類團體在塑造一個新的成員時，它連帶也傳遞給這個人許多有害的觀念，如對其他國家、民族、異己人士的成見。

果性原罪究竟是什麼呢？「果性原罪是屬於那因罪惡而敗壞人類的後果。」每個人一出生就加入一個既定的世界，充滿各種的「約定俗成」和價值取向。我們誰也不能，也不可逃離因著前人的罪而敗壞的世界。溫神父進一步講到，果性原罪並不只是指我們身陷於一個敗壞的環境。因為我們身處在世界中，世界也在我們內，外在世界不只是外在的，或只是偶然的塑造我們，而是內在的孕育我們的存在。因此，果性原罪有內在性。原罪指的是外在的敗壞環境在人的核心所造成的倫理和宗教平面上的損害。溫神父也對原罪和本罪的區別做了詳細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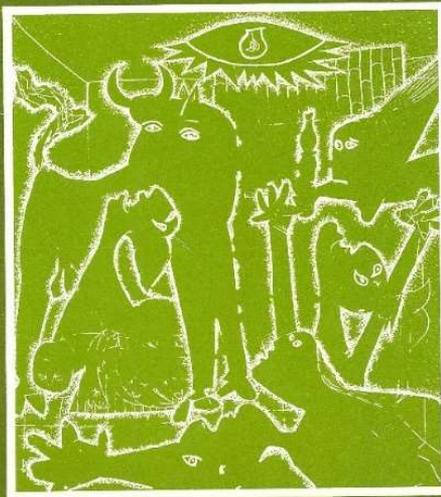
闡述了果性原罪的成因和對我們身心靈的影響之後，溫神父解釋了如何消除原罪。首先，他將「成義」定義為「在現恩（寵佑）的推動下，人之基本抉擇得以改變。即其自由存在的核心轉向天主，並以上主的旨意作為整個生活和行為的至高準繩。由此轉變，人的一切關係亦隨之改觀。」而由此恩寵所導致的人與天主關係的改正，可稱為原罪的消除。溫神父對嬰兒洗禮和聖母無染原罪等教理在他的果性原罪論中的解釋後總結：他的原罪論和教會道理是和諧的。

在本書最後一章〈原罪道理與基督信仰和基督徒的使命〉中，溫神父給了我們比較具體的基督徒生活指導。他鼓勵我們摒棄精神主義的罪惡概念，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基督救世大業。原罪道理召叫人拋棄個人主義，為社會負起責任。他提醒我們，促進世界和平、社會興盛和革新社會結構、為基督徒而言並非是項業餘的愛好，而是教友的中心使命，即宣傳福音的使命。

溫神父把一個生澀的神學概念做了新的闡釋，更加切合我們的社會環境和認知力，也讓我們對基督徒使命的認識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希望大家都能在這本書中得到一些啟發。

原罪淺釋

溫保祿 講述 · 陳麗文 筆錄



《原罪淺釋》

作者：溫保祿神父（Fr. Paul H. Welte）講述，陳麗文筆錄

譯自：Short Treatise on Original Sin

出版：光啟出版社，1991年3月

ISBN：957-546-0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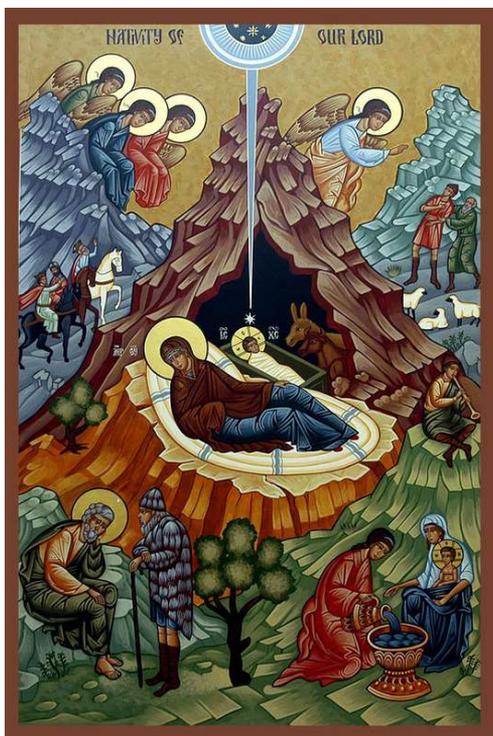
照射黑暗之地的皓光

— 解讀東方教會的耶穌誕生聖像畫

聖心書屋 提供

講到耶穌誕生，很多人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可能就是聖母及聖若瑟守著馬槽內的嬰兒，以及星光下，三位騎著駱駝朝向馬槽前行的賢士。不熟悉東方聖像畫的人，第一次看到耶穌誕生聖像畫（Nativity Icon，右圖）時，對那填滿整個畫面，但沒有遠近景深，人物大小比例失調，以及幾近抽象的勾畫線條，難免感到眼花撩亂，不知所以然。

聖像畫構圖的一個特點是，它不受一般時空的限制，因為聖像畫不是捕捉某個靜止畫面的藝術作品，而是將線性時間壓縮在一個平面的信理敘述。這幅耶穌誕生聖像畫遵守十五世紀最著名的俄羅斯聖像畫家，安德肋·盧布列夫（Andrei Rublev）所立的規範，在整個構圖上，由縱、橫兩條看不見的線條，區隔為上、下、左、右四個場景。



直線從圖的最上方中間，象徵天主神聖的半圓形的「曼朵拉」（Mandorla）開始，射下一道「正在進入這世界」的真光（若 1:9），指向位於畫的正

中心的一顆星。這條直線經過小耶穌的頭頂與聖母的身體，繼續延伸到畫的下方中央的「葉瑟的樹」（依 11:1）。橫線則由圖的左邊中央，耶穌馬槽山洞的山腳邊，「一個嫩枝」（依 11:1）開始，沿著瑪利亞的身體，橫貫整個畫面，直到吹笛牧童坐著的山丘頂。

縱、橫兩條無形的線，交會在聖母瑪利亞的腹部，形成一個十字架，這就是這幅聖像畫所要傳述的信理主軸：「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依 9:1）。那真光指向的，就是賢士在東方見到的「纔誕生的猶太人君王」的星（瑪 2:2）。這位君王生於童貞女瑪利亞，祂是出自葉瑟的根苗，祂「要起來統治外邦人；外邦人都要寄望於他。」（羅 15:12）然而，「可把這一代的人比作什麼呢？他們相似什麼人呢？他們相似坐在街上的兒童，彼此呼喚說：我們給你們吹笛，你們卻不跳舞；我們唱哀歌，你們卻不悲哭。」（路 7:31-32）

沿著這個主軸，我們看到十字架區隔的四個場景：

- 左下角用手支著頭，滿臉困惑的男子，是耶穌的養父若瑟。若瑟前面，身披獸皮，拄著手杖的是企圖使若瑟懷疑聖誕奧蹟的撒旦，也是全圖中唯一沒有以正面示人者。若瑟象徵所有面對魔鬼誘惑的世人。然而，大聖若瑟頭上的光環告訴了我們，只要信賴上主，我們也能像若瑟一樣，成為天主前的「義人」（瑪 1:19）。
- 右下角有兩名助產婦，在為剛出生的小耶穌洗滌。雖然，終身童貞的聖母，「還未受痛便已分娩，陣痛尚未來到她身上，就生了一個男孩」（依 66:7），這個嬰兒身上沒有任何生產的血汗，但祂仍接受了洗潔。這個澡盆形似彌撒中盛酒的聖爵，也是古代聖洗池的原形。助產婦倒入盆中的水，將被嬰孩耶穌的身體聖化，成為源源不斷的活水。這景象預示了耶穌在開始傳道前，為了「完成全義」，將在約旦河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瑪 3:13-15）
- 右上方的天使向兩名驚惶的牧人說：「不要害怕！看，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路 2:10）。牧人一位年老、一位年輕，代表主的誕生是向全部猶太人的顯示。
- 左上方，騎著馬，追隨星光而來的東方三位賢士（瑪 2:1-11）：按傳統的說法，為首騎著白馬，鬚髮盡白的是年紀最長的迦斯巴（Casper），他帶來珍貴的黃金為禮，象徵耶穌是主宰天地的萬王

之王（依 60:1-6）；中間黑髮蓄鬚，騎著赤棕馬的中年男子是墨爾喬（Melchior），他帶著司祭獻祭使用的乳香來進貢，表明耶穌是我們的大司祭（希 4:15），也是真天主；相貌最年輕的巴爾達撒（Baltassar），騎著黑馬，帶來安葬耶穌時的沒藥（若 19:39-40），預象祂的受難及死亡。

四個場景巧妙的形成上、下的對稱，左、右的對比。上方的賢士與牧人，有來自天上的啟示，救主耶穌不但向猶太人，也向外邦人顯示；下方的若瑟與小基督，象徵世人與他們所等待的救贖。左下方受誘惑的若瑟，對比著右下方帶來救贖的基督。左上方來自遠方，帶著珍貴禮物，精通星象的外邦賢士，對比著近在本地，一無所有，單純無知的猶太牧人。連接這四個似乎互不關聯的場景的，則是位在圖中心的聖母與小耶穌。

聖母生產的山洞，象徵基督誕生前的黑暗世界。在瑪利亞的母胎內，天主屈尊就卑，讓自己「在暗中構形，在母胎造成」（詠 139:15）。山洞是耶穌的出生之處，也是他將來的葬身之地（谷 15:46）。

牛、驢茫然地張望著躺臥在動物食槽中的小耶穌。馬槽內放置的本應是餵養牲口的飼料，但現在躺在其內的卻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若 6:51）這嬰孩為世人做了第一個聖體的宣示，然而「牛認識自己的主人，驢也認識自己主人的槽，以色列卻毫不知情，我的百姓卻一點不懂。」（依 1:3）

這個既像棺槨又像祭台的馬槽，讓我們警覺到耶穌的生命與死亡，就是一個祭獻；祂的誕生，本是為了祭獻祂救贖世人的死亡。但是，裹在嬰兒身上的襁褓，潔白有如耶穌空墓的殮布，提前向世人宣示了祂的復活。

躺在一旁的聖母，憂心的看著正在經歷與魔鬼爭鬥的若瑟，似乎在鼓勵他並為他祈禱，有如她對所有世人的關愛與代禱。順著她身體的指向，我們走進了注滿活水的聖洗池，與基督聖血救贖的杯爵。

就這樣，這幅聖像畫經由位在中心，聖母誕生的基督，連結了上、下場景的追尋與困惑、喜訊與救贖；融合了左、右圖面的富有與貧窮、飽學的賢士與純樸的牧人。本來象徵猶太人的潔淨的牛，與象徵外邦人的不潔的驢，「不可一同耕作」（申 22:10），而今，在祂內，「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弗 2:14）

早期教會在每年一月六日的「主顯節」同時慶祝耶穌誕生（向猶太人顯示）、東方賢士來朝（向外邦人顯示）以及耶穌受洗（向所有世人顯示）這三項耶穌向世人彰顯的奧蹟。此後隨著時代的更迭，東西方教會分別在不同的節日慶祝這三項奧蹟，但在這東方教會的古老耶穌誕生聖像畫中，我們仍看到原始「主顯節」的三重深意。東方教會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前夕的優美禮儀中，親吻基督降生的聖像畫。禮儀末了，主禮的神父或主教，舉著點燃的蠟燭，走到聖堂的中央，在會眾圍繞中，頌唱：

吾主基督，你的降生，

Thy Nativity, O Christ our God,

以智慧的光明，照亮了世界。

Has shone to the world the light of wisdom.

因著這光，敬拜星辰的人，

For by it, those who worshipped the stars

被那星帶領

Were taught by a star

來朝拜祢，

to adore Thee,

這正義的陽光，

The Sun of Righteousness,

來認識祢，

And to know Thee,

這至高的本源。

the Orient from on high.

主啊，願光榮歸於祢！

O Lord, glory to Thee!



《信任的療癒力》導讀 — 在信任中轉變

張宏秀

本書是大衛·里秋博士繼《回歸真我》、《與過去和好》、《當恐懼遇見愛》之後在台出版的第四本書了，我很高興本書主題與前三本書的主題：心靈整合、療癒受創親子關係及其影響、以及處理恐懼的各面向，相互連結形成療癒架構。

恐懼與嬰幼期缺乏安全感的依附有關，這也是日後各種情緒問題的根源。成年後，建立於愛中的信任會提供安全感，即是療癒恐懼的力量。

人可以學習並建立信任能力，而健康的信任可提供帶來身心靈的療癒與成長。信任的能力是奠基於過去的經驗，但是信任也是當下的選擇。

選擇信任自己，信任生命中所有的事件是有其意義。當我們選擇成為可讓人信任的人，當別人背叛時卻不報復，這讓我們更信任自己也更喜歡自己。

心靈成長不只是理解，更是走向心的覺察及分辨，好在起心動念時能做最佳的選擇。因為在正確的選擇中，我們創造走出負面經驗的機會。

所以不論過往如何，我們可以選擇信任自己，信任他人，信任生命不操之在我的痛苦，及信任允許一切發生的神或宇宙，然後我們的命運就會轉變，因為一切改變由內在開始！

里秋博士在書中以解說信任本質及形成為起始點，再以三章的篇幅討論人際信任的創傷與療癒的生命重頭戲，相信這才是多數讀者關心的主題。

但是所有的生命議題還是要回到故事的主角身上，才不致治標不治本。所以他提醒我們審視自我信任並使其成長。

作者在最後兩章提出信任生命實相與信任靈性力量的向度，雖僅佔全書五分之一，言簡意賅地分享，對有靈修經驗的讀者是精彩又有啟發性！

本書內容十分豐富，請您先釐清閱讀動機、或鎖定目標，才不致入寶山空手而回。每章後的練習題，一次無法完成也無妨，重點是落實里秋博士的問題於生活中。如果您能先寫下習題心得，再與慎選的對象分享，必會加深效果！

在里秋博士的信任座標中，橫向座標的左右兩邊代表對自己及對他人的信任。縱向座標的上下兩方代表對靈性及對生命經歷或實相的信任。四個向度間的平衡極為重要。

例如，自我及人我信任是雙向道互相影響。對他人信任不足，將導致過度依靠自我信任。基本信任問題常與童年的情緒受傷受虐有關。所以當自我信任上越來越成熟，就越來越能承受來自背叛的風險與痛苦，不因害怕而不願信任他人。

里秋博士認為四個向度的核心，是無條件地信任生命實相。這讓我想起中國人常是靠「認命」而活下來或度過難關。其實「認命」不消極，它是接受不能改變的事，而去做能改變的，並有智慧去區分兩者的差別。這也是基督信仰中的寧靜祈禱文，求天父賜予分辨與行動的內在智慧。

以信任面對生命，我們是見機行事的改變執行者，而非自我中心掌控者，或是自憐自艾的無奈無助者。

因為選擇信任，有永續的安全感，我們在所有的不可改變中，學習智慧與愛的功課，而能超越生命中的不可改變。信任生命實相是最具挑戰的向度，但也是通往愛與智慧的靈性覺醒之路！

基督宗教的信任療癒力，是建立在人神關係的場域中，建立在神人來往的團體及個別經驗中。

基督徒的信任力是在對神的依附經驗中發展。就如嬰兒與母親的關係，人對神的信任及依附也是成長與成熟的過程。

從願意祈求並信靠神的照顧開始，直到全然信任而願意說「父，一切隨祢安排」為止。而神願賜人超越人性限度的信心，即表達了祂在信任關係的主動。

除此，神的寬恕即是表達祂對人性的信任。神的本質是極其慈悲緩於發怒（聖詠或詩篇），而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所表達的完全寬恕，顯露祂的愛及對天主計劃（生命實相）的信任。

基督徒在愛與靈性中成長的信任力，為自我、人際及生命經驗帶來療癒。基督的救贖與療癒為生命帶來的轉化，讓基督徒在生活的經驗中看到天主的臨在，並與祂合一。

審定本書的過程，是個巡視生命地窖的經驗。在天命之年（認識自己靈性生命的階段），我再次回顧生命初期的基本信任經驗，及其後各式人際信任的挑戰及模式。

我反問自己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天主教生養萬物的美善及基督的慈悲中嗎？或是建立在來自早年創傷而視生命為猛獸的倖存者心態，是故必須掌控一切以鞏固安全？

我全然信任天父及宇宙所造的生命裡有足夠的恩寵與韌性，並能包容消化生命中的困境與創傷嗎？

我真的理解一切發生決非偶然，不要為所發生的一切自責或報復，而要去發掘其意義與價值，成為更有智慧及靈性的人嗎？



所以，我相信，學習信任是一生的成長歷程，需要不斷覺察自己的信任功課！

我相信，學習信任將引領我們進入療癒之旅，帶來身心靈的療癒力！

我相信，學習信任會召喚我們去臣服於靈性我（真我），而走向天人合一！

（本文作者為心理治療師、婚姻家庭治療師督導）

《信任的療癒力》

作者：大衛·里秋 (David Richo)

譯者：楊仕音

出版：城邦出版集團 2019年5月23日

ISBN：3117702906566



| | |
|--|---|
|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 <p>YANG SONG</p>  <p>150+% increase</p> <p>year over year in homes sold</p>  <p>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p> <p>#1 <i>WebAdvisor</i> 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p> |
| <p><i>Yang Song</i> 宋楊</p> <p>房地產買賣</p> <p>(469)789-9969 (中英雙語)</p> <p>homeswithyang@gmail.com</p> | |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葡萄藤》《主僕月訊》
歡迎刊登各類啟事及廣告
請洽:

楊治財(Linda)

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 TX 75081

(972)699-1165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幸福旅行社

歡迎詢價、不怕比價

滿意再下單

615-504-9460 (Christiana)

646-505-7369 (Nicky)

Lucky7gotravel@gmail.com



31 霜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11700 Preston Rd. #670

Dallas · TX 75230

(S.E corner of Preston & Forest)

Tel: (214)368-3311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